

科学家的故事



骨石生涯

——杨钟健的故事

前 言

骨 石 生 涯

——杨钟健的故事

周文斌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昆明

责任编辑：肖 功 川

封面插图：胡 晓 辛

封面题字：张 嘉 骏

骨石生涯——杨钟健的故事

周 文 斌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125 字数：81,000

1983年4月第一版

1983年4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1116·80

定价：0.41元

目 录

科学史册上的不朽篇章 · · · · ·	1
秦川小曲 · · · · ·	5
父亲讲的故事 · · · · ·	11
小学生的作文 · · · · ·	17
衰废圣明的孩子 · · · · ·	21
二进三秦公学 · · · · ·	26
在“五·四”的热潮中 · · · · ·	32
黑暗中的呼吁 · · · · ·	41
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诞生 · · · · ·	47
在希望与失望的漩涡中 · · · · ·	54
心灵的复苏 · · · · ·	61
法国人和中国人 · · · · ·	66
北平啊，北平！ · · · · ·	72
五年飘泊 · · · · ·	79
异国的求索和回国的悲哀 · · · · ·	89
迁校与反迁校的斗争 · · · · ·	96
黎明前后 · · · · ·	101
局长的办公室 · · · · ·	107
回京路上 · · · · ·	112

在科学的“幼儿园”里	• • • • •	117
“大丈夫只能向前”	• • • • •	122
格兰杰的故事	• • • • •	127
终点与起点	• • • • •	132
生日那天	• • • • •	136
浩劫中的悲歌	• • • • •	140
二月寒潮	• • • • •	144
“八十不老”	• • • • •	148
生命的最后时刻	• • • • •	152

科学史册上的不朽篇章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我国地质古生物学界的许多知名学者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冒着严寒，来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十天前病逝的地质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教授举行追悼会。

礼堂里，鲜花簇拥的灵台上，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杨钟健教授的骨灰盒。悬挂在礼堂正中的杨钟健教授的照片，以他安详而欣慰的目光注视着前来参加追悼会的领导、学者、家属和生前友好，似乎正在同他们作最后的告别。

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郁文同志，在悼词中追述了杨钟健教授在地层古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和教育学方面的卓越贡献，颂扬了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顽强战斗精神，号召地质古生物工作者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杨钟健教授的遗志，努力把科研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郁文同志的声音由低沉而变得颤抖，由颤抖而成为啜泣。人们的思绪在痛苦中挣扎着，追逐着我国这位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的足迹，

飞向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

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至今已有近五十亿年的历史。而地球上出现生命，却是在三十亿年以前的事情。生命的发展和演化，使这个寂静荒凉的星球，逐渐繁盛起来。各种各样的植物出现在地球的水域和陆地之上；动物在自然力的支配下，也开始了繁衍和进化，直至出现了有智慧的人类。作为这个进化链条中的一环，古脊椎动物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人类出现以后，便以它独有的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开创了地球历史的新纪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帝创造万物”的宗教信条逐渐失去了市场。科学地研究地球和生命的历史，成为了地质古生物学家肩负的任务。

这的确是一个艰巨而繁重的任务！数十亿年的地球史和生命发展史，相对于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来说，的确是太久远了。要揭开这部卷帙繁浩的史册，需要多么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啊！为此，我们的地质古生物学家独辟蹊径，把生物化石作为开门入室的钥匙，打开了亿万年前历史殿堂。原来，生活在各个地质年代的生物遗体，总要被埋藏在相应的地层中，而在一定的条件下逐渐成为化石。今天，我们把它挖掘出来，就可以判断当时的地球和生物的状况。因此，人

们把地层比作史页，把化石比作史页上的文字，这的确是再恰当不过的。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杨钟健教授一直致力于地层和古生物的研究，为揭开地球和生命的史页，创建了不朽的功绩。尤其是对包括从古生代的鱼类到更新世的灵长类在内的古脊椎动物的研究，更使他驰名中外，赢得了地质古生物学界的赞誉。他生前所发表的五百多篇学术论文、二十多种学术专著、教科书和科普文集，成为了我国学术界的宝贵遗产。

当我们这个世界和科学的发展将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在发展阶段上和对化石资源的调查、开发、收集等方面，与一些先进国家相比，可能还处于十九世纪末期的水平。而杨钟健教授作为我国的第一个古脊椎动物学家，他所考察和研究的范围，几乎包括了国外古脊椎动物学界一个世纪内的工作内容。因此，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当代杰出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之一和我国古脊椎动物学与古人类学的奠基人。

为了向广大群众普及自然历史方面的知识，杨钟健教授极为关心我国的自然博物馆事业。从一九二五年起，他先后发表了好几篇关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文章，唤起人们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和注意。回国以后，

他对在国外所收集的博物馆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积极推进我国自然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从北京自然博物馆成立起，一直到他逝世之前，他一直担任该馆馆长。如今耸立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各个自然博物馆里的，由他描述和命名的，供人们参观的青岛龙、马门溪龙等巨大骨架，将是为他在古脊椎动物学上的贡献所树立的永久的“纪念碑”。

.....

深沉、悲壮的哀乐声，把人们的思绪带回了追悼会的现场。大家用泪眼模糊的目光送别着这位声名昭著的学者。那目光中饱含着对他的怀念，也饱含着对未来的信心……

安息吧，杨钟健教授！祖国的山川原野，永远留下了你的足迹！

安息吧，杨钟健教授！科学的史册上，将永远留下你不朽的篇章！

秦川小曲

洪河清渭天地濬，
太白终南地轴横。
祥云映辉汉宫紫，
春光绣画秦川明。

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在《长安杂题长句》中所描绘的八百里秦川的秀丽景色。

八百里秦川位于陕西省中部。巍峨的秦岭和雄伟的永寿梁，分立于它的南北，就象两个忠诚的卫士，守候着这片丰腴的土地。蜿蜒曲折的渭河，酷似一条金黄色的彩带，横贯整个谷地，飘舞于两山之间。

自古以来，八百里秦川就有“膏壤沃野”的美称。早在五、六十万年以前，这里便留下了我们的祖先辛勤劳动的足迹。著名的蓝田猿人，作为中华民族古老历史的象征，已被载入我国的史册。在那洪荒时代，这里的山水，便是貉、獾、獭、小熊、水鹿、羚羊、犀牛、大猫熊、硕猕猴、三门马、大角鹿、剑齿虎、剑齿象等森林动物和草野动物的极乐世界。蓝田猿人

凭借着粗笨的石制工具，在恶劣环境中，披荆斩棘，开辟着通向人类文明的道路。

到了距今两千七百多年的西周奴隶制时代，八百里秦川已经成了相当发达的农业区。及至秦汉时期，这里便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工程。秦始皇元年修建的郑国渠及汉武帝时修建的白渠、成国渠、漕渠、龙首渠等水利工程，形成了遍布整个川道地带的农田水利网。

一八九七年六月一日，在八百里秦川东部的华县，一个名叫潭峪口的村子里，随着一阵新生婴儿的啼哭，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了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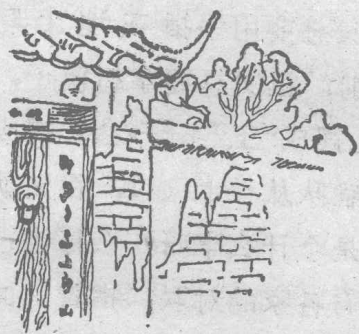
他的降生给全家带来了欢乐。祖母抱起襁褓中的婴儿，在他那衬满绒毛的小脸上亲了又亲，然后转身对祖父说：

“你在这里傻乐什么？还不快去告诉这孩子的爸爸，让他早点回家来看看。”

孩子的父亲叫杨鹤年，一直在外地教书。听了祖母的话，祖父摇着头说：“不用了，他挺忙的，何必打搅他呢？”

“这孩子总该取个名吧，不让他爸爸回来怎么行？”

“我们做爷爷奶奶的还不能给他取个名吗？”祖父仍旧坚持着自己的意见。沉吟了片刻之后，他接着



说：“就叫他‘天命’吧。古人说，五十而知天命。今年我恰好五十岁，正是知天命之年。”

祖父是一个务实派。他对于同治年间家道的中落和自己年幼的失学，常常感到遗憾，总想在子孙

的身上得到弥补。

“无论这孩子资质如何，也要让他读上十年书；假如能够深造，还可以继续求学。”当天命还不到两岁的时候，祖父就郑重其事地宣布了这样的决定。



从天命呀呀学语的那天起，祖父就开始教他识字。每当孩子在屋外玩耍时，祖父总要用手指在地上写字，教他认读；每次吃饭之前，祖父总要拿起筷子，一会儿摆成“一”字，一会儿摆成“工”字，一会儿摆成“口”字，教他辨认；一行雁队从天上飞过，祖父就指着雁群问道：“命儿，那是个什么字呀？”每当过年的时候，祖父就领他去观看各家的对联，指着上面的字一个个地向他讲解……

一九〇二年春节，祖父备菜置酒，请来了大樟村的一位姓刘的先生。两人兴致勃勃地商量，要在潭峪口办学堂。

“校舍嘛，”祖父呷了一口酒，“我看村外的观音庙就很不错。那儿虽年久失修，但房屋还算完整，打整一下，就可以作为攻读诗书的处所。”

“杨兄所言正合我意，不过，近些年来，革新教育之风正在兴起，子曰诗云之类的东西于儿童心理有所悖逆，我特地托人从上海购买了几本新近出版的启蒙课本，深浅适中，图文并茂，不知杨兄以为如何？”刘先生一边说着，一边从衣袖中掏出一本新课本递到祖父手中。

依偎在祖父身边的小天命，原先无精打彩地听他们谈话。现在一见到课本，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他一把

夺过课本，敏捷地翻动着书页，就象得了宝贝似的，目光兴奋地在图画上跳来跳去。

“爷爷，这是‘天’字，对吗？”天命显出非常得意的神情。

祖父点了点头，又翻到了另一页，指着上面的字问道：“这是什么字？”

天命眨了眨眼睛，歪着头思考起来，不一会，回答说：“这是‘猫’字。你看，这旁边不是画着一只猫吗！”

祖父和刘先生同时笑了起来。祖父摸了摸孙子的头，乐呵呵地说：“看来，这种新课本确实适合孩子的口味。”

“刘先生。”祖父的话还没有说完，祖母走了进来，插嘴说：“这孩子现在还不满五岁，上学太早了一点吧？”

刘先生放下手中的筷子，慢条斯理地回答说：“按我们乡间的习惯，四周岁上学确是为时太早。但这孩子年幼早慧，乡人叹为神童，在我们大樟村也是这样说。依我愚见，还是早进学堂为好。”

就这样，春节过后，一所蒙养学堂就在观音庙创办起来了。天命成了这所学堂年龄最小的学生。凭着祖父的早期教育，他毫不费力地学完了新课本。即使那些年纪比他大好几岁的学生，成绩也还远远比不上他呢。

两年过后，明媚的春光又一次来到了八百里秦川。观音庙旁边的一片竹林中，笋尖儿不断从泥土里或石缝中探出头来；南边的果园里，桃李吐艳，芬芳扑鼻；小渠中流水潺潺，鱼儿嬉戏。成天被关在观音庙里的小天命，这时心里好象掉进了一片鸡毛，搔得痒痒的。一天，他趁先生不在，偷偷溜进了竹园。突然，一只青蛙跳出草丛，一窜一蹦地向渠边逃跑。天命在后边拚命追赶，看着快要赶上了，猛扑过去，青蛙擦了一下他的手指，逃掉了，“咕咚”一声，跳进了小渠。天命卷起裤腿，跟着跳到水中。他正伸手要抓的时候，突然被一声严厉的叫喊惊呆了。

“天命，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抬头一看，见二叔站在渠边。

“我念完了书，出来玩玩。”天命很快镇静下来了，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知道，你是逃学了，看我去报告先生。”二叔边说，边向学堂走去。

天命快快不快地回到学堂时，刘先生板着面孔，气呼呼地说：

“我一直以为响鼓不要重槌打，放松了对你的管教，想不到你竟逃学了。真是玉不琢不成器啊！”

天命并不完全懂得先生的话，但他知道这些话有

责罚自己的意思。起码“逃学”两个字是冤屈了他，因为他并没有打算逃学呀。但他并没有辩解，闭着嘴，小脸蛋憋得铁青。突然，他猛地调转头朝学堂外的竹林跑去，一个人哇哇大哭起来。

刘先生跟着进了竹林，让天命回学堂去，他硬是不肯。二叔跑来劝他，并让他同自己一起回家，他也执意不走。最后祖母闻讯赶来了，才算连哄带拉地把他领到了家里。

这以后，他就辍学了。

父亲讲的故事

在离潭峪口二里地的甘露寺教书的父亲，得知天命辍学的消息，匆匆赶回家来，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学校继续上学。

那个时候，父亲正在发起成立“友仁学会”，联络县内一些知名人士，共商改革教育的事情。

父亲成天忙碌，无暇顾及天命的学习。小天命逐渐变得贪玩起来，成了班内最不用功的学生。

这种无拘无束的日子没有过多久，天命即随父亲

回到了家中。祖父的监督，使他失去了甘露寺时的自由。刚刚飞出去的小鸟，又被重新关进了笼子，实在闷得难受。

有一天下午，天命正在闷闷不乐地诵读着父亲布置的课文，一个姓时的同学从后窗探进头来，眉飞色舞地对他说：“今天晚上，大少华镇有大戏和皮影戏，你去不去看？”

“嘘，小声点，不要让我爷爷听见了。”天命立即合上了课本，向那同学诡秘地眨着眼，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悄悄说：“你等我一会儿，我跟爸爸说一下，咱们一起走。”

他来到了下院，见父亲正在同“友仁学会”的刘先生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宣传戒除鸦片烟和废止妇女缠足的计划。

“爸爸，我到大少华镇去玩一会儿，很快就回来。”天命轻轻地推开了一条门缝，小声地说。

父亲的思路仍然集中在他所谈论的问题上。并未听清天命的话，便随口“嗯”了一声。

两个孩子就象晚霞中的两只小鸟，跳跳蹦蹦、叽叽喳喳地向村北走去。到了大少华镇，大戏和皮影戏都还没有开台。几个戏台上张灯结彩，披红挂绿，间或有锣鼓声从台后传来，更增添了这里的热闹气氛。